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雙橋隨筆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菼

謄録監生臣龔果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雙橋隨筆　　儒家類

提要

臣等謹案雙橋隨筆十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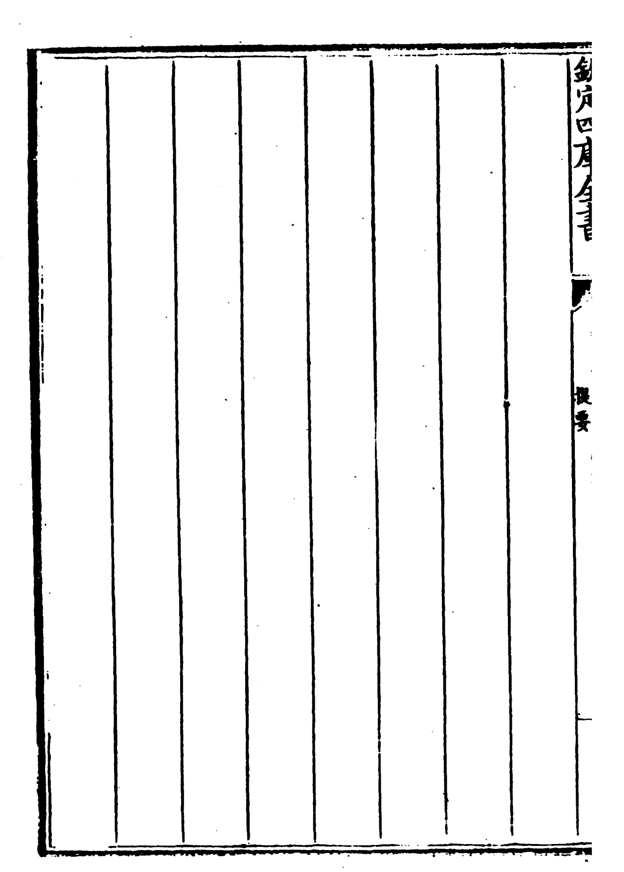
國朝周召撰召字公右號拙菴衢州人康熙初官陝西鳳縣知縣是編乃其甲寅乙卯間值耿精忠搆逆避兵山中所作雙橋者其山中所居地也卷端標曰受書堂集而以雙橋隨

筆為子目殆全集中之一種歟前有自序稱老生常談誠不足採而藥石之言原以鍼砭兒輩與世無關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于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數崇實而不崇虛竊以為獨立之見若中流一砥云云雖自詡似乎太過而所言皆崇禮教斥異端于明末士大夫陽儒陰釋空談性命之弊尤言之深切于人心風俗頗有所裨惟

其隨筆記録意到即書不免于重複冗漫又適逢寇亂流離奔走不免有憤激之詞往往歸怨于天是則其學之未粹耳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雙橋隨筆原序

生平株守戶外罕窺鳳嶺賦歸則益杜門訪古以課兒輩為事兒鴻舉業外旁治詩歌古文辭姪暨幼孫初攻八股容膝數楹焚香篝燈咿唔聲丙夜不絶余從枕上聽之意甚適也無何閩瞽陡聞山魈蝟起一時訛言騰嚇闤闠之衆倉皇出城余未嘗為動而老稚相向驚啼勢不能止遂亦携至雙橋僦數椽棲焉雙橋在萬山中又有清流激湍茂林修竹之勝汲泉掃石儘堪自娱奈

田廬榛莽餬口無資又在魚睨鹿駭時則終朝仰屋而嘆不復能唱渭城矣然而結習難拋窮鬼未送一門館腐非作老蠹魚消此雙丸張口懞然欠伸足媿此時圖書滿架已遭六丁攫去作烏有先生又無可以酬一鴟者乃搜索枯腸有平時記誦畧皆上口者隨意錄之參以管見而此身閱歷世故人情可悲可愕之事間亦贅焉自去夏迄今纊緗一周帙遂盈寸嗟乎當此礮火雷轟劍戟紛拏之際風聲鶴唳一夕數驚每一警聞女哭

兒啼奔投無地而余猶戀戀覓一破奚囊護茲數帙風雨踉蹌未嘗釋手蓋亦迂癡實甚供人嗢噱者矣惟是老生常談誠不足採而藥石之言原以針砭兒輩與世無關所自矜者集中大意在於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數崇實而不崇虛竊以為獨立之見若中流一砥手畀兒輩以代籯金時置案頭勝飲清酒三升壯其膽識則於闡揚聖教扶進人心之際不無少補焉綴以為編意在乎此

康熙十五年歳次丙辰仲冬月拙庵周召序

雙橋隨筆卷一

鳳縣知縣周召撰

戶樞不轉則必腐鎻腹不開則必鏽人心不用則必灰

穨長公言人心不可縱放閒散既久毛髪許事便自不

堪肇疇云自小以讀書為業除把筆攻文外世故茫然

不知纔有毛髪事則慼慼不自寧矣盖懶惰之害也如

此陶侃豪傑士也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内

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骸俱怠百骸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訓子弟者不得不以讀書為急而世情不諳又多懵然張口如坐雲霧中人況於玩日愒月而不自惜其年者可無猛省

昔諸葛武侯與司馬仲達治軍渭水克日交戰宣王戎服涖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指揮三軍隨其進止宣王嘆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仲達此評為卧龍寫照儁永堪思然必如武侯乃稱名士飲酒讀離騷輒冒此稱

談何容易

詩文皆不厭改杜子美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歐陽永叔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竄定有終篇不留一字者黄魯直長年多改定前作張文潛云世以白樂天詩為得於容易嘗於洛中一士人家見白公詩草數紙點竄塗抹及其成篇殆與初作不侔是當時所傳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不解則又易之故唐末詩近於鄙俚云云樂天之詩實未嘗淺易若此也魏菊莊極言冷齋夜

話之謬極是

蜀先主臨終戒後主曰可讀漢書禮記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孫權嘗謂吕蒙及蔣欽曰卿今正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北魏主問李光何事益人神智對曰惟有讀書陳眉公云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葢書者神智所由以生而世事所由以達者也世

有童而習之迄於白首而問以世務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者是豈書之過也哉

談陰陽風水而不為之惑雖賢智之人百無一二焉即先輩集中亦有暢言其非者然所言者理也而世人猶未悟請以情動之可乎今夫父母之於子自懷胎墮地以迄成人其間察其啼笑伺其饑飽候其寒煖疾痛痾癢呴噢抱持艱辛萬狀既離襁褓則又為之延師為之擇室在目下既營衣食之謀憂異日又悉田園之計生

前之心血為兒孫作馬牛已盡枯矣既歸黄土似可以息肩矣乃一切得喪榮枯窮通壽夭與夫至纎極細者仍無不歸其責於就木之人嗟乎父母欲受人子之報生未必能而人子不恤父母之勞死猶不免易不云乎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吾身幸為男子戴圓履方不能自立而欲邀庇於塚中之枯骨使有遷徙暴露之憂起訟破家之患不但不仁亦不智甚矣且風水之利聽之父母乎父母有知未有不愛其後者也不待風水也聽

之地理乎則父母既無權矣但覔佳地而供奉之可矣不待葬吾父母也然使風水有靈夫塊然之土與人相隔非有手足耳目也何所施為何所營運能使其家獨蒙福利而無枯喪貧殀之憂哉不思及此而致父母不獲安於土甚矣世人之愚也子思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能修已而妄意風水之可以庇人則已近於行險僥倖之計矣考亭而在吾將正言以問之

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也開卷有益積善降祥常以此八字自勉并以此告知已此司馬温公語也歐陽永叔不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柯公南李公素不誇飲酒司馬君實不誇清約大抵不足則誇也此范蜀公語也學者當以書紳可以陶汰性情變化氣質於進德修業之功所裨不淺

黄金滿籯不如貽子一經所可恨者積書與子孫而子孫未必能讀且有鬻之以供衣食者矣至於先人手撰

之書尤宜珍惜即不幸而罹兵火之厄必用心設法守之護之勿使遺燬乃有不肖子孫絶無手澤之念覆瓿投溷有若芻靈昔人剬作因之不傳於世者不知凡幾矣更有甚者如宋司馬伋畏秦檜有私史害正之語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所論者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悉焚之嗟乎祖宗何罪且書亦何罪而為之後者止以權奸之燄恐為所累而棄之惟恐不迭子孫之不肖抑至於此

秦熺恃其父氣燄薰灼手書移郡將欲取王姓之所藏書且許以官其子長子仲信苦學有守號泣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郡將以禍福誘脅之皆不聽熺亦不能奪而止有子若是司馬光李光兩家兒泉下有知能無愧死

凡書之成帙者必不可纂韓柳歐蘇之文各自為篇拔其尤以便初學猶為近可若夫集有專名另成一種亦各摘其數條櫽𣚍為部以示博綜非窺豹斑實截鶴脛

蹈此説者無如陶氏説郛草草拈出僅一二則亦標曰某書某書雖云多種但可謂之書目而已其所撰輟耕錄則甚佳

彙輯諸家所撰而無割裂冗碎之傷者古今逸史漢魏叢書稗海秘笈秘書九種諸子文歸紀録彙編漢魏名家諸刋其經刪訂而不害為全書則古文互刪為最他若陳明卿先生八編纂潛確類書皆足以饋貧拯亂士人案頭不可不備

集古今經濟要務以成一書惟邱瓊山大學衍義補朱子撰古今治平畧所謂一屋散錢而又有繩以貫之者真金科玉律之文也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孟子此言豈顧世人惟務繁文俗套而絶無人子悲哀痛苦之情哉古之為制殯葬有制哭踊有節服制有數祭奠有時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人子不幸而喪其親考之古制酌而行之合天理而審人情富貴貧賤各稱其家斂形懸棺可以無恨後世之人不知法古而惑於僧道因果之言陰陽風水之術罔極之哀置之局外以七日為超薦之期奉為玉律以十殿為迴輪之地妄語陰司鐘鼓嘈雜梵唄紛紜習俗相沿有如兒戲其間以父母起見者十無一二或為體面宜粧支撑勉力發引之前延賓演劇笑語喧譁就道之辰結綵揚旌笙簫鼎沸當是時也弔客之帳少實

多文孝子之容有聲無淚噫嘻異哉昔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烏乎用吾情夫過於情而尚自以為悔況乎不用其情者哉余以為居親之喪宜考文公家禮稱貧與富斟酌行之而悉去時人之陋習庶不至遺恨於大事之不克襄耳因語兒輩即以此為余異日歸山之盟如背斯言是違父之命不孝莫大焉倘慮有招物議以為儉親者持此篇約畧數語奉告姻朋鄉黨諸先生大人可也

周世宗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即此一事三代以後之君幾人能及

太平清話云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是獨

立一代余謂秦漢詩文晉人書法唐人詩宋詞元晝尚
矣至於清談四六小説南北劇開人䟽狂靡麗荒誕淫
哇之習為厲不淺人有宜束於高閣而文有當付之冷
灰者或但取其言與文供人耳目之翫則可耳
顔之推家訓勉學篇文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
日十年一思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
便至荒蕪矣栁子厚云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
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宋元近欲務此然才薄力劣無異

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
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録每讀古
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秦
太虛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成誦疏之亦不甚失然
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遊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
故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此數年來頗發憤自
懲艾悔前所為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閲
一事必尋數次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

勞而常廢於善忘嗟乎羲轂難停桑榆易晚有才之士回憶少年情猶如此中下子弟其何以堪蓋老而好學有如秉燭之明往日蹉跎雖悔何及所以禹惜寸陰而吾輩宜惜分陰尚恐坐荒歲月耳

鄭玄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戒不敢入縣境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不仕事母至孝饔膳莫供乃於大澤中牧豕以資奉養遠人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適期里陌輙相飭約曰莫

犯孫先生舍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毀城堞且縱火至吳子野近居盛登開元寺塔見之問左右曰是非蘇内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吳氏歲寒堂民屋附近者賴以不毀甚衆嗟乎今之弄兵於萑苻者所在見告矣雖如鄭康成孫仲或蘇和仲者甚少然亦豈無好善喜文之人戒不入境犯舍麾兵救火者乎世上如今半是君是所望於掛書投劍出綠林中而獨稱豪士者

吾子彥書室中修行法心閒手懶則觀法帖以其可逐

事故置也手閒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可止也心手俱閒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睡以其不强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雜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久也心閒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註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宜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

明胡維庸之獄有訢浦江鄭氏與惟庸交通者時四方仇怨相告訐凡指為胡黨率相收坐重獄鄭氏素以孝

義聞兄弟六人吏捕之急諸兄弟急欲行其弟鄭湜曰弟在乃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仲兄濂先有事京師暨弟至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弟無與焉湜曰兄老吾往辨之萬一不直弟當服辜二人爭入獄太祖聞俱召至廷勞勉之謂近臣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即宥之此與孔褒一門爭死事同乃濂等幸遇聖明遂蒙鑒宥而褒生無道之世罪竟坐焉何所遭之異耶

東魏高歡西魏宇文泰並出一時梟雄權譎足以相抵

沙苑邙山之戰機謀迭見勝負互分泰為彭樂所追身幾擒而幸逸歡為破胡所窘刃垂及而旋生至於李檦隱身鞍甲令貴血濺征裳李穆扶主背而追騎不疑蔡祐挾一矢而四面拒敵泰既仗用命之臣彭樂内腸復戰高昂奮首示人輿慶盡百箭而捐軀叚韶射敵馬以救主歡亦多死綏之士兩虎相爭勢均力敵所謂棋逢敵手鼠鬬穴中勝敗死生之機轉在俄頃當異常急迫時梁下之危歡氣殆絶而泰亦驚不得睡枕蔡祐股而

始安古來兩軍酣戰左傳所載秦晉齊楚為奇而此則鉅鹿昆陽之後亦令人口呿舌撟者矣

古之用兵者如周瑜赤壁之焚謝玄淝水之捷韓世忠鎮江之戰虞允文采石之功皆能料敵出奇以少擊衆然而雖係人謀亦有天幸焉又未若岳武穆兵不滿萬屢獲奇功如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其戰烏珠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

萬王善曹成猶云烏合之衆摧之不難烏珠兵精力鋭所向無前而一遇岳家軍輒謂撼山猶易用兵之善誠未有如武穆者也

武穆御兵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擄掠其嚴如此然在軍中卒有疾武穆親為調藥諸將遠戍武穆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取葢撫循其下不異

於家人婦子故能得衆心而法令所施毫不忍犯惟恩
與威並行故也今之為將者平時不恤士卒刻薄寡恩
驅之戰鬬人無固志則有縱之剽掠以悅其心而已矣
孰肯出死力以赴敵而有不敢草菅民命之心哉

東漢人爭尚節義後世所難梁冀誣李固下固於獄門
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
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
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奏前事遂誅

之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持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曹節等矯詔下陳

蕃詣門北寺獄即日害之徙其家屬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此數公者立地頂天目無奸佞千載而後死骨猶香蔡邕才名蓋代而知己之感乃付凶人瘐死獄中又何足惜所謂均為一死而有泰山鴻毛之異者非耶又固女文姬預匿其弟燮難作以付父門生王成成將燮入徐州令變姓名為酒家傭

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𡸁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𡸁𡸁專精經學梁冀伏誅以赦還鄉里後王成卒𡸁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毎四節為設上賔之位而祠焉後為河南尹先是頴川甄邵謟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母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𡸁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

埋母乃具表其狀卹遂廢錮終身其他廉方自守不媿

其父卒之日時人感其忠正咸傷惜焉

民間之害莫甚於盜盜起而大兵隨之荆棘生焉亂離

之慘有不可言者昔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

兩日大寒朕於宫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

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

安耳旨哉斯言九重之上每念及此白波無警天下太

平矣葢世宗負英武之姿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

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畧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親冒矢石為民除害誠非虛語宜其登遐之日遠邇哀慕也

蜀之富人輂金餽揚子雲乞附姓名於法言而子雲不許至於谷口鄭子真則津津樂道焉以視索米為作佳傳者人品何啻霄壤昔人疑劇秦美新非子雲之筆未為無見乃余更於富人有取焉子雲一官拓落寂寞自甘其所著撰俗物見之應取以覆醬瓿耳而若人乃慕

一儋石不充之人欲乞數字以為榮嗟乎今之守錢積穀翁作夜郎王擁貲自大其視負薪行吟織簾苦誦之輩方且厭而唾之以為不祥尚有若人在其目中哉是今之富人比古之富人其面目肺腸又不堪相對矣子雲無劇秦美新事史疑辨之甚悉余詠史詩未免輕訾古人書此以誌率筆之悔

昔人謂天下才共一石惟曹子建得八斗乃其與楊德祖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丁敬禮常作

小文使之潤飾自以才不過若人為辭當時目子建者以為繡虎而歔不自足若是李本寧謂其弱志強骨虛心實腹故當時獨步鷹揚擅名振藻發跡高視之儔無得而踰焉常見少年輩粗能握管或以帖括稍工輙至足高氣揚不能自主盖天下大矣身在井中而遽謂天在是何異蜩與鷽鳩之見乎常舉以戒兒輩稍有此心受病不淺大約多讀書廣聞見使器量日開性情日厚則神智日生而不入淺狹輕浮之陋習諸葛武侯訓子

寧靜淡泊之言當書之座右時以自儆

司馬温公家訓云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殽止於脯醢菜羮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叅政魯公為諫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官柰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

之古人居家宴客其儉如此吾鄉邇來俗尚日侈祀神演劇之際為費不貲余方以過盛為憂而今歲遂有三山之變城中廬舍蕩若丘墟居家器具如焚如洗偶與徐元公談及此後殘喘幸存我輩聚首但有汙樽抔飲而實以太羮元酒耳憶曩時設客稍豐直覺無謂

東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業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

堯夫自號為安樂先生其西為甕牖讀書其中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司馬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日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性雖高潔而對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視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

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後李卓吾亦喜高潔而肆志不經至取怪民之禍倘以先生為師辭榮履素杜門著書弄月吟風自有樂地奈何讀孔孟書博帶峩冠為時命吏一旦披緇杖錫蔑棄倫常而又賦資褊急傲物氣高以畔道離經致干國憲憤激自裁又將誰懟嗟乎若此公者真所謂自貽伊戚辜負盛世之民耳以視堯夫之平易近人脩然自得其度量相越何止霄壤

陳后山詩云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

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又云俗子推不去可人期不來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后山此語兩見於詩其胸中紆欝甚矣然以余思之此不諳人情世故之語也蓋后山端潔人也其家必淡漠而無招權行賄問舍求田經營阿堵之事是其門固俗人之望而却走者乃有人焉推之而不去則其淡於勢利愛戀后山而不忍遽別可知矣是后山所謂俗子者余疑其為可人也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后山之人之文與詩大

雅君子應不待謀而自合不待期而自集矣而乃至於費招呼期不來此必趨炎附勢之輩奔走不遑而懶與文士親近者也尚得謂之可人乎是后山之所謂可人者余疑其為俗子也故曰此不諳人情世故之語也惟快意書讀之易盡實為苦事雖然處今之時尚有讀易盡之書而不可得者其懷抱之惡又當何如哉是欲求如后山之所苦而不能矣豈不可嘆

明朱君復有諸子斟淑一書歷數成周鬻熊以至於唐

馬摠凡五十一家俱有評論雖其間推揚彈射未必盡確而數行之内古人面目其大畧俱已拈出其論王充之論衡也以為春秋戰國以後著書者皆嗜信異理甚舛者膠固前言守弗敢破仲任由千載之下而能獨砥狂瀾剗虚黜謬即意有過激辭間近瑣乃其精鑒卓識自當淩厲千古使在聖門必不居狂狷之後孔子之所必取也中郎子元之識豈其出後儒下而乃以迂腐酸見力詆豪傑甚為之扼腕其論劉向也以為向之忠悃

直與三閭大夫後先掩映身為宗臣而數困於讒不改其操可謂社稷臣矣孟堅稱為直諒多聞古之益友似不足以盡之此其論又與東海何柘湖甚合其序說苑畧云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考見三代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修文終於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所得究其旨要哉余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乃為之辨

如此以此序及君復之論論衡者合而觀之則君復之自名其書以為快誰曰不可

人但知欝林石故事而不知江草亦有之草自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將還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乃於西陵岸取石數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士君子幸入仕版雖居下僚為百里長身去之後不可使人罵而宜使人思宋王元之韓魏公皆居於黄州黄州之民曰吾州雖小然王元之韓魏公皆辱居焉以誇

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於蘄然世之人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置至形於詩兩公去後之思若此竊謂黃州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敬賢者其私賢人君子以為寵也固宜若夫荒山小邑僻而遠僿而不文官此地者雖治行如卓魯龔黃無由自見僅博地方老幼幾滴淚垂而已或曰滴淚雖微勝於豐碑高峙滿眼鋪張者何啻霄

壊因述之以告夫世之願學王韓二公者

人生在世惟五倫之屬乃係天常世人好異佛老外又有神仙荒誕不經惑人非淺東坡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説南陽有菊水甘而芳民居三十餘家飲其水者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

龍蛇飲其水故壽從來所謂神仙者大約此等人耳而陳眉公謂道士侯道華喜讀書吕洞賓陳摶賀元施肩吾皆本書生宋譙定雍孝聞尹天民亦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此則貿天姿喜讀書而為修煉之説以自奇者世以其蹤跡非常遂以神仙詭異之豈真有飛昇騰舉之術哉雖然當此多故之時人如駭鳥驚魚棲身無地使有安土如桃源老人村者而託足焉理亂不聞而得

以茍全其性命此即陸地神仙矣況以多壽之年優游林壑者歟吾願世之言仙者皆作此想毋為怪民如左慈于吉之流應以左道伏誅也

世説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問子敬由來有何同異得失子敬云不覺有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王敬美云此得入德行者見子敬生平無隱慝耳余謂子敬不如劉真長遠甚真長在郡臨終綿惙聞閤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祠外請殺車中牛祭神真長答曰某

之禱久矣勿復為煩如此方是士君子識力若子敬非不自隱惟過信鬼神之説不敢不言耳然首過止此則其為人可知以入德行未可盡非也

文徴仲先生以布衣徴入史局同事諸公皆以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而嗤笑之乃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公題贈詩扇者而先生處劉瑾宸濠之際超然遠引二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以視翰苑諸公相去何如哉但以一時之遇為得意而不計其行與品

不幾為腐鼠之嚇也夫

仕途之難惟縣令為甚不難於剖繁理劇而難於承事上官昔杜祁公有門生為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品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毋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諒忠信取重於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歴任多年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

得若不相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耳非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余忝鳳令五年謬為上臺所知以此自恃乃欲稍申所志而厲聲色於藩臺之走隸冊遲之譏遂蘊於此倘得罪於長吏其取禍又當何如耶祁公所示真歷盡仕途中險惡之語然所謂毀方瓦合者貴合於中耳若盡屈强項吏而為繞指柔亦非公告誡之旨矣

文士驅筆縱横而膽氣不副遂以毛錐安用為兜鍪所

輕東魏高歡將出兵拒西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勲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按矟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勲貴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按史弼常為歡作檄移梁淋漓伉爽辭意並工歷數梁室禍敗如其所料讀者聳聽夫既張膽陳言當

鼎鑊不避復何所憚而至於亡魂失膽戰慄流汗乎此言一出豪貴聞之勢將益肆是弼助之䖍而使滋毒於民也悲夫

詩之惡讒人也曰如鬼余以為人比於鬼尤甚也夫使世果有鬼焉其為物也天定之矣彼雖欲不為鬼焉而不得也猶之蛇與蝎然天與之毒彼雖欲不螫人而亦不得也若夫人天之所賦者仁義禮智其性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倫也禮樂詩書其文也衣冠劒佩

其儀也一旦而如鬼焉是天命之以人而彼乃自變而為鬼也其罪加於真鬼一等矣魏徵有言若人漸澆訛不復反朴今當為鬼為魅嗟乎此時世界竟多若是之人矣然使為鬼魅者并其形而亦變焉可以知其為鬼而避之矣乃五官四體猶人也聲音笑貌猶人也甚而文章議論猶人也猶然人而實則鬼人又烏得而知之而又烏得而避之甚矣天下惟人而鬼者為不可測也鬼神二字世人不解誤為妖邪幻異之物在兒童婦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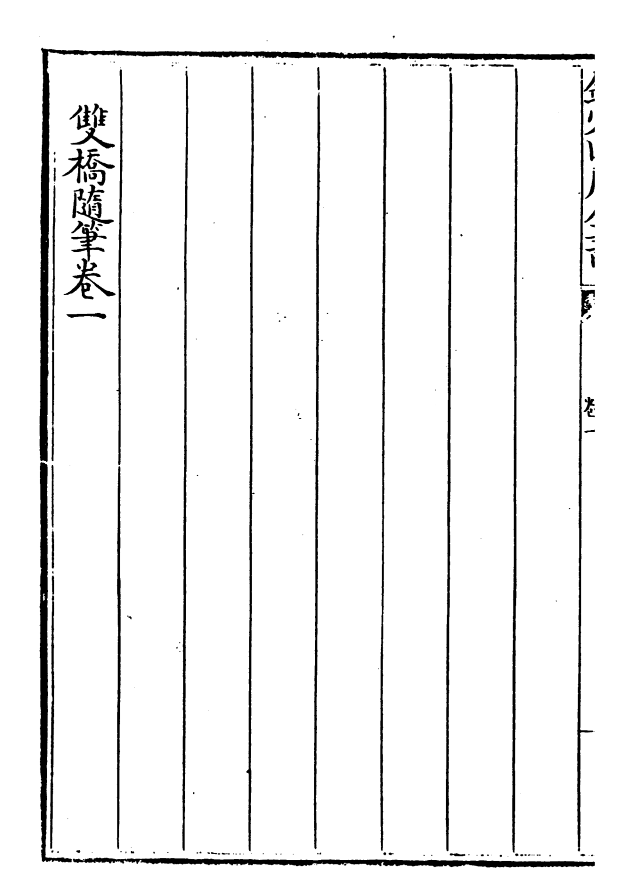
市井村落中人猶不足怪乃讀書學道號為正人君子者亦復如是不知何故中庸不云乎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而已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本義云隂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陳紫芝曰天命无妄之

理聚於人心者有情有性散於天地者為鬼為神性情者人心之鬼神也鬼神者天地之性情也鬼神之義畧盡於此可謂深切著明矣而人皆夢夢何也然則孔子所謂敬而遠之者非歟曰孔子敬而遠者謂所當祭之鬼神即天子之天地諸侯之社稷大夫之五祀士之先庶人之寢是也而今之謂鬼者判官獄卒木客山魈之類非孔子之所謂鬼也今之謂神者天尊大王將軍夫人之類非孔子之所謂神也葢巫覡僧道禳灾懺過等

事初不見於有道之時至於衰世而始盛大約不善之人多而畏禍之心急故惟求庇於彼之所謂鬼神者而跪之拜之耳噫嘻使鬼神果如人所謂而又可市以顛倒其福善禍淫之柄則天且譴而責之不能自保矣又何暇徇人之情以相庇護哉此葢必無之理而倡於惑世誣民者之所為有心世道者當進而希孟夫子反經之意可也余素持無鬼之論而詈人之為鬼是復有鬼矣不可以不辯

士君子身價之重輕有不係於科名者韓退之三子綰衮皆擢第衮為狀元退之名若泰山北斗而狀元衮當時及後世皆無稱焉至於昶止以一字之差傳之至今人猶齒冷然則克家之子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哉

孟輔明嗜學行輙載書隨所坐之處不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郴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嘗抄書不輟九經三史一抄南北史再抄



雙橋隨筆卷一

雙橋隨筆卷二

鳳縣知縣周召撰

宋趙子固不樂仕進隱居州之廣陳鎮時載以一舟舟中琴書尊杓畢具往往泊蓼汀葦崖看夕陽賦曉月為事嘗到縣縣令宣城梅嚴到船謁公公飛棹而去梅佇立岸上言曰昔人所謂名可聞而身不可見殆謂先生與

王匡劉均合兵十五萬擊鄧禹禹軍不利諸將皆勸禹夜去明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以治軍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遂為禹所破皆棄軍走禹遂定河東

田单使人每食必祭以致烏鳶又故為神師以事之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世之巫覡假神鬼以欺愚人者皆然使火牛之筭無人道破必皆以為

神兵助陣矣昔王凝之守郡甚信張天師道敵至但閉門不出謂自有陰兵可以擊賊而不設備遂遇害殷仲堪信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好為小惠以悅人而短於鑒畧鄭城之奔為桓玄將馬該所殺隋麴稜守冀州其壻崔履行自言有奇術可使攻者自敗稜信之履行命守城者皆坐毋得妄鬬曰雖賊登城爾曹弗怖吾將使賊自縛於是為壇夜設章醮然後自衣衰絰杖行登北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四向振裙賫建德攻之急

稜將戰屐行固止之俄而城陷屐行哭猶未已唐越王貞起兵豫州武后命麴崇裕攻之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避兵符已而兵潰及其妻皆自殺慕容彦超據兗州周主攻之先是術者紿彦超云鎮星行至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乃立祠而禱之彦超貪吝人無鬬志將卒多出降官軍克城彦超方禱鎮星祠力戰不勝乃焚祠赴井死五代馬希廣信巫覡及僧語為其兄希萼所攻乃塑鬼於江上舉手以却希

等兵又作犬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兵敗被執臨刑猶誦佛書癡人之可笑如此

武人斷事明白痛快有出於文吏之上者安重榮為成德節度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從旁詬夫奪劍而逐其子問之乃繼母也重榮為叱其母出而從後射殺之文吏執筆而斷豈能如此直截可謂長鎗大戟安用毛錐

鷄猪魚蒜逢着便吃生老死病時至即行此達者居易

俟命之言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世人吉凶禍福横於胸中而星相卜祝堪輿陰陽諸家遂巧為之説以應之已有方寸是非可否不能自決而委其柄於搖唇鼓舌談天説地之人何其不明於理也如諺曰一端更為瑣瑣事無大小非吉不行焉蘇州徐檢庵侍郎老而無子晚年一妾懷孕臨蓐欲産徐預使日者推一吉時以其尚早勸令忍勿生逾時子母俱斃王莽敗張竦客睢陽知有賊當去㑹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二事皆

可笑騃癡者當以為鑒

孫莘老以文字問歐陽公公曰無他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東坡謂公以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然則世之學為文字者可不書公此語朝夕誦味之哉

文有似乎滑稽而於人倫日用之間大有裨益者義山雜纂是也中如教子教女須貧必富有智能失本體數

則堪與家訓並垂其他雖畧近於詭而可以玩世可以醒世可以警世可以喻世所謂嬉笑怒駡皆成文章也余謂義山詩人耳而不知其透徹世故人情乃能如是至於王君玉之雜纂續纂子瞻之二續黄允文之三續慧心巧舌愈出愈奇然但可謂風流雅詭而於堂堂正正處似遜一籌

明嘉靖大禮之役張羅峯議論實有當於天理人情而不可易諸賢羣起而攻之義雖嚴而情未合而又過於

激毋怪乎世廟之震怒而眷注羅峯遂邀爰立之典也其後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於太廟羅峯力辯其非其心事可以白於天下後世矣其他則奉祀孔子之禮易王號而稱先師改塑像而為木主尤為卓絕上下數千年誰能見及此者又不可謂非相業之光也王元美先生云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迫於議禮而口非公者什之九公貴而刺之者什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沒而思之者更什

九矣

有人雌黄黄九烟於海昌張先生之前曰此公無所不佳但微嫌其傲耳先生曰渠豈但傲更有一大病痛在其人愯然改容急叩之先生徐應曰無他渠病痛在不做官耳任渠傴僂磬折人祇以為傲耳其人始憮然而退嗟乎世態炎涼數言道破然悠悠此輩正須白眼視之耳即待之以傲又何足怪

孝經可以止訟兼可愈疾昔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

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鬭訟漸即詣門誦義一卷反為慚謝後有病者漸即請來誦書尋亦得愈有謂但誦孝經而賊自退者雖迂腐可笑然地義天經變薄俗而起沉疴未為不可君子亦論其理而已矣

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此語極得夫子不語怪之旨唐魏元忠未達時一婢出汲方還見老猿於廚下看火婢驚白之元忠徐曰猿愍我無人為我執爨甚善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能代我勞嘗獨

立有羣鼠拱手立其前又曰鼠饑就我求食乃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其屋端家人將彈之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可使南走越北走燕將何所之其後遂絶無怪韋斌聞鵶鳴而流涕李泌笑曰若以好音聽之便不足傷請飲酒不聞鵶音者浮以大白斌遂終夕不厭明張莊簡公悦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竈上衆大詫公具官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遂死衆又詫公又如故此數公者雖使墮入羅刹鬼國三頭六

臂之形獰猙滿眼亦不過有限伎倆況區區鼠竊狗偷之類哉長公喜聽人說鬼辭以不能則曰姑妄言之然則言怪者大約是妄耳吾有无妄之理存於中邪不勝正不待禳祛而自滅矣又何足畏

明嘉靖間倭亂江南崑山夏生為倭所獲自稱能詩倭將以竹輿乘之令從行日與倡和竟免害久之夏生乞歸厚贈而返此倭將又非歐王轂者可比既知詩能倡和又有厚贈善作詩者豈盡無益然為夏生者應說倭

將諷其主悔禍歛軍入貢庶不負此番相遇

葉石林每夜必延諸子女兒婦列坐説春秋聽者不悦翁又請余謂與家人言理不如説孝經小學大學論語曲禮内則諸書深切著明人人易曉或不以公為厭耳雖然詞義之明白切近未有如

聖諭十六條者乃朔望宣讀時有同矍相之圃揚觶之後與者寥寥如聽古樂而惟恐卧奈何哉

趙韓王為樞密盧多遜為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

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賛盧曰此偽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曰汝爭得如它多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韓王自謂以半部論語佐帝治天下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之語豈亦論語中學來者耶不能佐主齊其家而謂能治天下乎韓王原是花臉一筆之抹為之添糚耳雖命洗去然萬世而下終須障以褚淵之扇羞面見人

文人之筆有離經畔道而啟人以誕妄邪淫之習者如女仙劍俠述異搜神靈鬼睽車北里平康比紅兒小名録之類是也唐李圖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記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陳眉公云著書上者羽翼聖道次者磨礲身心又次者陶汰俗氣又次者資輔聰明又次者摩抄歲月有心撰述者當以二公為法即太平廣記艷異等書尚應多削以付祖龍況於連篇累牘其害人心術

尤在風雲月露之上者哉王鳳州贈人艶異編晚年令人於各處索還亦是善於改過處

宋真宗東封之謬王旦不能諫止且為帝謀以朱能所獻天書令寇準上之準依違其間復召入相將發之日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此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耳準不能從遂為丁謂曹利用所螫成晚節之瑕此不學無術所以取譏當世而旦之披緇

剃髮亦不足以洗景靈宮使之羞也
宋李全之亂置帥不得其人如許國徐晞稷劉琸姚冲
等皆齷齪庸流一籌莫展使賊弄之股掌之上狡詐百
出塗炭生靈及用趙湘善趙葵趙范岳珂等遣將用兵
始有次第新塘一戰遂磔全尸二十年梨花鎗不能撑
拄至於賊黨請降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愈堅賊
心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之計乃諭賊以朝廷
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賊等報謝許獻玉帶犒

軍黄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欵賊賊更來欵我乎賊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欵於金至是金遣使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各勿受降范怪其來無故而難於險絶遣使報之六月大戰於河西三砦賊大敗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起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得探報云宋師一日不攻城淮安即為金有矣當全之伏誅也露布以聞帝驚喜太后以手加額而史相彌遠猶以小寇就平止人入賀

嗟乎彌遠當朝誤任將帥幾削宋祚豈止淮陽乃喪師辱國不以為羞而妬功嫉能心猶未死若非范等機權不失調度有方蜂目銳頭助以妖婦疆埸之事將有不可言者師中大任安危勝負豈不以人哉

𤔡子由晉論云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奸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

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時至承平任事之人久於酖毒一旦多故而欲使肩宏任鉅其優游敗事未有切於子由所論者此經畧中原所以必屬之陶士行祖士雅諸公苟非其人正須束之高閣耳

唐太宗追宋金剛於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

軍士分食之為將如此那得不勝

友人嘗言吾鄉一先輩苦學人也而性頗迂有盜穴而入其室發袖中焠室有光其僕亂喊呼有賊則亟止之曰謹閉爾口此魁星下視我故文光閃爍耳主僕遂如瘖而聽盜之所為乍明起將市香楮以謝神顧則室盡空矣至今相傳以為笑余撫掌曰今日乃疑天祿閣老人得毋為梁上君子友人亦大噱

世傳楊椒山先生喜鴉而惡鵲以為鵲報喜近於諛不

如鴉之示人以禍為甚直也余以為不然蓋天之生人與物賦形有定鳥鳴之有異猶人聲音之有南北清濁重輕也鵲聲清故人聞而好鴉聲濁故人聞而惡好之甚而至於喜則必為福之兆也惡之甚而至於懼則以為禍之兆也人心自以喜懼為禍福與鴉鵲之鳴何與哉先生惡鵲而喜鴉是以鴉與鵲果能示人以禍福也必無此事大凡拘忌之人疑而多畏故事無大小必擇時日語言文字之稍涉不祥者眼不敢見耳不敢聞門

墻籬壁之間必有迎祥戩穀福祿等字若此者謂可以致福耳聞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終日稱祥説瑞揀歴占時可以彌灾集慶者也余一生不信陰陽毫無忌諱事至即行未嘗擇日多有相笑以為過於矯者余亦株守如故焉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因力為之地禮

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馮猶龍曰今日孝順節義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絶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說使士大夫還而自思所以求旌異其親者

反以薄待其親庶乎干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餘或可波及卑賤世風稍有振乎

王梅溪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奉所稱在家佛者謂父母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今之為子者問安視膳之儀未嘗少念而歡呼狎暱敬而畏之者酒肉朋友衾裯夫婦與夫黃冠緇衣妄言禍福者也有子若是父母凄凉甚矣而況尚有甚於此焉者安得人人而告之曰汝今子也尋亦為

人父母矣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汝心必恨然則已所勿欲勿施於人奈何施於吾之父母哉

伯俞受父杖而泣父怪之曰往日杖汝未嘗泣今泣何也俞曰往日兒受杖必痛今不甚痛知吾父筋力漸衰是以泣耳嗟乎今有子甘心受杖反以不痛而悲其親之無力者乎

東坡云王彭嘗曰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輙與錢令聚坐聽講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先主敗顰蹙有

出涕者聞曹操敗即甚喜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云云盖好善惡惡人之至性而小兒猶在未彫未琢之時觸處皆現毎見其觀劇未有不快奸邪之受戮而惟恐孝子忠臣貞媛義士之不得其生者春秋滿腹發於自然鬚眉男子有醜面目而違其本性以滅好惡之公對此小兒能不增愧

王龜齡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

可以此示之詩禮其子也於十數字中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具見於此而章孝標孟郊輩得第至有時人洗眼春風得意之句王沂公狀元及第或誇之以為一生吃着不盡沂公曰平生志不在温飽而宋祁於上元夜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兄郊令人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那年上元同在州學吃齋煮飯否答曰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州學吃齋煮飯為

甚麽人之器量高下不同如此

此王謝家物汝輩不須捉此此言極中紈袴子弟習於閑放之病蓋堂前舊燕非不戀巢常為烏衣巷中人揮麈尾逐去耳收猪奴戲毋怪運甓翁盡投於水使竹頭木屑皆有用處也

唐後主有看經發願文自稱蓮峯居士宋師攻金陵倉皇中作一疏禱於釋氏願兵退之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宇殿若干所其數甚多

梁武帝捨身奉佛當索蜜惟曰荷荷時無佛來救後主讀書多豈未之見耶癡獃若此不亡何待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此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

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義亦必有取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盤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于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

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薦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晦庵所謂依韓魏公而行之者大約是此類歟南軒欲廢俗節之祭晦庵問于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安得不行須是

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庵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惟今人逢歲除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為樂其隣里親識亦須有餽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三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庵於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為樂哉殆前此曾有祭故耳

我
國朝亦於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
世俗侈於淫祀以瀆神可謂極矣而為祖宗起見者固
甚少也右節祠俗祭二議皆合乎天理當於人情錄之
使知昔賢之所尚者孝子慈孫之意世之妄瀆上下鬼
神而其心在於邀福而求庇其不為神之所吐者鮮矣
洪武二十四年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勅曰今之學佛
者曰禪曰講法曰瑜珈學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

本俗違教敗行為害甚大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寛大可容衆者一所併居毋雜處於外與民相混違者治以重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其佛經翻譯已定不許增減詞語道士設醮亦不許拜奏青詞各遵頒降科儀民有效瑜珈稱善友假張真人名私造符籙者皆治以重罪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二十七年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寺觀道士編成

班次一年高者率領除僧道俱不許奔走於外及交搆有司以書冊稱爲題疏强求人財其一二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私創庵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同者拏送有司民間充軍不許收留爲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以罪年二十以下願爲僧者亦須父母具告有司具奏方許三年後赴京考試通經典者始給度牒不通者杖爲民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

道不務祖風妄為議論沮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六年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髪為僧者并其父兄送京師發山做工畢日就留為民種田及盧龍收馬寺僧擅留容者罪亦如之十年又以僧道多不守戒律諭禮部將洪武年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十六年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宣德八年令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髪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成化十三年又禁約遊方僧人凡持道住持勅建寺

觀許二人勅賜併在外寺觀各止許一人弘治十三年令凡漢人出家習學番教不拘軍民曾否關給度牒俱問發原籍各該軍衛有司當差若漢人冒作番人者發邊衛充軍此餘冬序録中所載明初之制以處釋道二教者其立法最善併録於此

明楊文貞公遺囑吾在世已久踰越分願無所遺憾但官品崇重國恩未報雖死不能瞑目身後數事須示子孫此吾之治命其遵行之不可違也一只用幅巾深衣

殮須用紋衾庶幾少輕經過關壩可得穩當一吾平生不曾用過僧道死後亦勿用只依家禮祭祀祭物隨時所有不必豐但設我平日所用冠帶袍服於中行禮祭告之文亦用家禮不用新作一凡今喪家遇親朋來弔者皆散孝此是北方風俗南方素無此禮古禮亦無蓋弔是常禮孝是凶物豈可進凶物請他人為己持孝大非禮吾死後切不可行或有縉紳大夫來弔待賓者明謝以非禮不敢褻瀆實非慢也一吾久病數數累公卿

大夫垂問感愧甚矣今不能報煩院中一僚友干浼少保先生冢宰相公三大夫遍叩列位公卿大人一切遺祭遺賻並止不行至叩至叩同院僚友鄉里親交及歸途有相知者欲行祭賻皆謝却之此吾之中懇非矯情也力辭力辭一作急作書託徐尚書大人倘有馳驛上廣東者寄去報道令急急作墳楮原龍川隨擇一處乾燥平穩無凶禍者便選日興工切不可求子孫利達如此然後易成蓋要利達須力學修德不在風水也磚石

石灰務要堅固於外只作一大饅頭必須省費不可吝
惜庶得早完若延緩稍遲必累煩鄉里重吾過矣一柩
到家可且安置於學後正廳即擇日葬不可久停蓋死
者復土則安矣一啟行回去凡書籍文字並須逐一收
拾包裹愛護舟中尤須謹避雨水漏濕片楮隻字不可
損壞遺落圖畫亦然
明于忠肅公之先世有顯官至其父幼孤貧流落雖知
家世之貴而不能詳所知者黄鶴山有先塋其兄弟名

山壽海壽耳忠肅既長為董鏞先生壻先生藏書有元黄文獻公滑集三山大字本載湖南宣尉于九思行狀可考忠肅能知其先以得此文焉耳葉文莊以為人品家世託之名筆其效有如此葢董先生子中書舍人與與文莊隣居閒語及云

有張廵檢者夜夢人告之曰明日有十二位佛來見汝可善待之能為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果有十二僧來廵檢甚喜即語以夢留欵甚厚次日請作醮以

度其先祖問之曰舟中更有何人請同齋答曰只二行童留看行李不必請也巡檢密令其子至舟固請二行童告曰我非行童乃浙江天台人也父為某官考滿回鄉過此十二和尚刼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來至此煩以此情愫達大人為雪此冤也其子告之巡檢密㸃弓卒約二更醮完擒僧責問取二女証之皆服罪事見百可漫志中昔藴長公有夢黄衣道士之事此十二僧想亦善為其術者幸巡檢以二童起疑密令

其子問之不然必中其計矣世之僧道往往能為幻術以欺人書之以告信邪而不信道者

明宦官覃吉在東宫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蠧國之弊一日東宫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詭曰得毋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

孟子也此二人者皆以閹而知誦法孔孟以輔導其主乃有名為大儒而沉溺於佛與道之說以背聖人之經者能無汗下

明司禮監秦太監者為子弟訪師得舉人余洣初不就强而後可秦謁上坐左右驚訝既出秦喜曰此人司禮監太監也不怕况我子弟耶及就塾秦子弟皆襲錦衣職位者而余狀貌鄙陋頗褻易之既而有惰者輒加跪責多不服余怒求去子弟輩大懼跪留乃止秦聞之嘆

曰我家子弟不是這個先生如何教得益加敬禮焉後舉進士為顯官終不屈於人令世師道日衰余嘗聞劉上于所述毘陵二師事而記之然余所授者驕貴子弟秦又一寺人也而賓主無不盡其道其事則尤難矣世之為師與延師者誰能若是

毘陵某先生致政里居延師訓二子事之甚謹晨起候於門門啟僂而入命童掃地驅塵手爇香入爐中乃請師出揖之坐相對啜茗一甌然後退以為常久之師謂

先生過勞殊不安請以館童代辭謝再三始從之然亦必於書室傍數武拱立以竢視其童焚香掃地進茶滌溺罷畢乃稍前向簾内一揖而去又一某先生亦居林下夫婦老矣僅一子掌上珠也延師訓之師頗嚴一夕與同舍生有所適半晌而至師大恚詬讓久之將有夏楚之儆館童馳報毋夫人夫人遣婢傳語為㘅免師怫然遂不責其子而留一刺為別竟怫衣去夫人急聞於先生踧踖無計則遍倩親朋為解不可則携其子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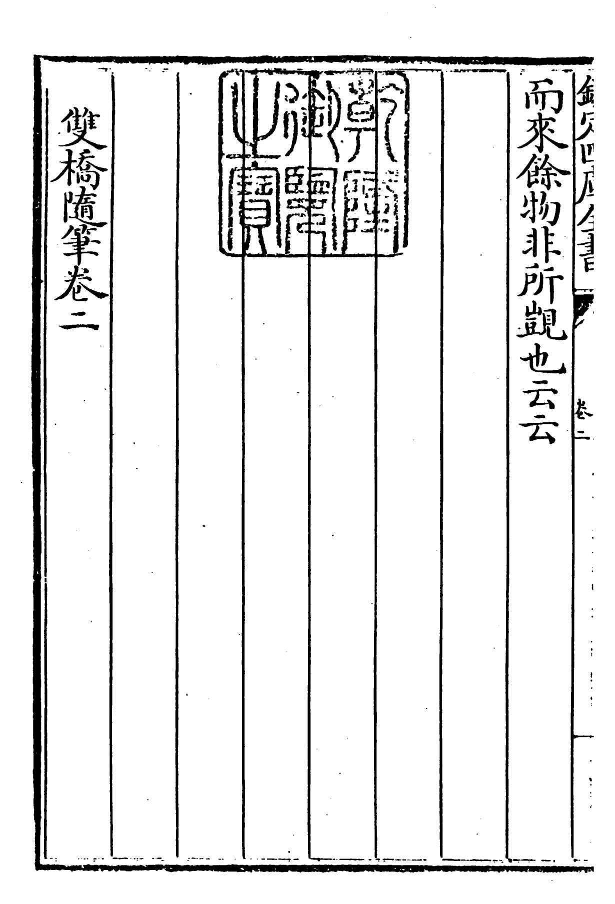
人負荆以請願受責不可則夫婦皆跪於堂上必面師
然後起於是所倩姻若友者相與讓曰君以師道自尊
固當然柰何苦兩老人若是膝且腫矣師乃趨出掖兩
人起登坐謝罪而後言曰某豈不知為已甚哉顧今日
師道陵遲甚矣某某所以為此將以愧夫依阿軟美而據
人之皐比者某終不可以再往然有某君者耿介方嚴
君子也請以自代某得藉手以全在三之體幸甚敢固
以辭於是先生夫婦暨其子知師意已決不可強則淚

浹於睢久之言别猶逡廵不忍行也藥房主人曰記有之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在三之義師居其一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為師則勿臣也師之尊也如是時至末流而人之所以待師與師之所以自待有不可言者矣兩先生事聞之余友劉上干惜不記其姓氏然上干曾道兩家師弟皆相繼登第去毘陵科名甲海内觀其所以尊師若是則蟬聯鵲起之竒豈倖獲哉盖吾有子弟不可以無師有師矣

不知敬且重之而師亦安焉師若此不如無師之為愈
而亦不如不必延師之為愈也余慕兩先生風範欲效
而未能聊為述之俾觀者有所取則焉
明洪武四年太祖於被閒管勾宇文桂囊中得所藏書
信百封内有嘉興登科舉人王軫父家書倩其轉達平
凉任所者帝閲其書語言真切教以忠孝遂下詔畧云
薄俗中有善於為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者勸善懲
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今中書遣人齎詔諭往諧

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不須再役軫父具表稱謝其詔文謝表家書備載水東日記中今僅錄其家書畧云家中上下俱無事倘欲挈家須在彼稍安詳度可否然後來取恐川途迢遞或遷轉不常跋涉勞頓我今稀年又一老景侵尋倘若朝廷容侍親則上章求歸父子相見以盡餘年若究轉仕途則相見無日矣人說有分俸之例不審果否如得分祿以養

亦足為榮若彼處闒茸則不必也凡事須清心潔己以廉自守食貧處儉儒者之常慎勿以富貴為念古人云貧之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正當以此言為受用也治民以仁慈為心報國以忠勤為本處已當以謙敬學業更須勤力暇日即以性理之書及諸經留玩自然所思無邪更須熟讀新律自然守法不惑飲酒當以康節先生為範不可縱恣分俸之事律許則行否則不可干其紀也此後倘有的便可買附子一二枚川椒一二斤起稅



而來餘物非所覬也云云

雙橋隨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雙橋隨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葼

謄録監生臣龔果

謄録監生臣周丕

雙橋隨筆卷三

鳳縣知縣周召撰

張宗緒戒子書窮通有命讀書未必得功名不讀書則流為市儈矣手目甚嚴力行未必到聖賢不力行則趨入禽犢矣吾行後兒輩當時時痛省刻刻提撕念念追憶毋爽步步不忘父母謝絶無益之事屏去損我之友嬉遊笑謔鬬葉呼盧凡世人以為快意陶情者當相戒

如寇盜水火之不可近庶幾挽回天造感動鬼神父母兄弟歡喜完聚或未可知不然痛哭飄零不知底止不堪回想再不然而傷心風木悲嘆蒸烏亦復何及也梆靖公與弟書畧我因功名淹蹇致有怔忡之症有時而劇則神魂俱失然究不敢自暇自逸者懼無以慰先人之志而墮厥業也今汝年少無病不務家人生產唯從事於酒盞楸枰不知此皆豪華之公子山林之散人所以優游而永日者豈吾輩所宜哉虛擲歲月得罪於天

弗肯播穫得罪於父勉之勉之程修來諭姪書云姪艱辛不似我輩而所遇亦同當思何以克紹先人計謀自立唯多讀書通大義儘屬輕車否則牽車牛昔人不廢要須粗涉典故庶不至猨狙周公體䏏公不自棄之人遵平仲急治生之意云云三公訓詞甚切為子弟者宜以書紳况當亂離之後陵谷變遷不知何等保身克家之計當有百倍於此者尤在觸類引伸形諸夢寐庶幾可企生全於萬一耳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黙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多閉戸然後知平日之交濫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富貴人宜勸他寛聰明人宜勸他厚待富貴人不難於有禮而難於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於有恩而又難於有禮以上數則皆眉公語也字字藥石拈出以為座右之銘

孝子褒城縣人以其家甚窶而所業卑既不自稱於人

人亦少稱之者故姓與氏無傳焉今稱孝子則據其行而名之實無忝云孝子居喪之宗家營以善築為業為人謹樸自守凡里中之為伍伯駔儈氣澆而習不端者遇之輒引避不與交片語諸人視之蔑如也而孝子亦復岸然自得未嘗以卑賤迎人無昆季及室獨有母老矣僦斗室容膝奉母其中風雨晦明之際依依左右不少離惟受人直而傭勢宜往亦必負母以行至則與主人約但受己餐分其半飼母而别懷粔籹餦餭之屬以

啖之主人弗慳者稍增其廪然孝子甚努力不偷用意沉着細而謹計其所就常浮於他工故人多喜其傭雖有母在傍勿厭也褒有修棧之役每歲必興孝子與焉孝子應自食與母居兩地殊苦則又負母以來行視地高燥而叢篠其上者架棚居焉是時無主人之督得自便孝子則益市醇酒蔬脯暨餈餌之類可以養老者置巖竇中日旰工休輙班荆掖母坐而出所市者羅於前酌酒盈巵跪而壽母母顔未展則以扇代板執竿而舞

搖手踝足為傀儡狀胡謅而唱其俗所尚藍關調者以娛之母見孝子之跳踉嚧嘖有如嬰兒嬉戲時遂為噴飯當是時旁觀者皆笑之而孝子亦復岸然自得也嗟乎已不能孝而笑人之盡其孝夫獨非人子乎哉余以赴郡過褒斜口逕聞歌聲徹林外駐馬聽之問而知為孝子也淚涔涔下焉蓋余幸邀捧檄之榮而蕞爾殘軀有官無俸不獲迎養二十歲守孤節母以少盡板輿之歡回首倚門情狀欲如孝子一夕不可得令人寸腸欲

斷也褒今為余友劉上于上于每對余異孝子事方欲叚其姓名傳之并旌其閭未幾上于謝事去而余亦鐫級歸矣孝子事恐遂無聞者因為作傳而其人之始終未悉以俟後人嗟乎世之抱至性砥行立德於人所不知之地而湮没不傳者又豈獨一孝子也哉野史氏曰父母之愛其子有不欲其富貴而反欲其貧賤者哉乃妻子備而孝已衰至於陟髙官擁厚貲廣厦曲房遨朋暱寵而寢門膝下愈少問安視膳之踪矣若孝子一窶

人耳何孝思之曲盡也懇懇至纏綿篤於至性孝子而在
余雖為之執鞭猶顏泚焉

余既為褒城孝子作傳因憶亡友余孔林曾述明萬歴
間某甲事甚異遂并記之甲邑之南鄗柴埠人性麤很
常毆其母母吞聲不敢校唯伺其出也呼天而號甲歸
輒止一日甲返而母不知號如故甲以為詈已大怒瞪
目而詬曰嫗乃詈我應送若水中飼魚鱉耳言未竟即
擠母出戶外挾之而奔及岸將投諸河母怖甚搏顙祈

免不聽時方晝天宇澄徹無纎雲而日遽冥大風四起雷電交作沙礫擊人面瞥見火光中捽一人散髮裸形繞樹數匝而後擲下當是時人人惴恐皆伏地不敢仰視不知其為甲也俄而天霽甲母心悸既殯而甦掙地呼甲不得舉頭見木杪甲尸在焉燋頭爛額血肉淋漓乃知已為迅雷擊死矣噫嘻快哉以人子而欲溺其母此人中之梟獍罪不容誅者也而王法未加焉則世之敢逆其親而悍然不顧者復何所憚觀甲之事人心亦

可以寒矣雖然五刑之罪固莫大於不孝而不忠不孝如蠆如狼縱其身為禽獸行者蓋不少也安得盡借雷霆之威大索十日以儆其餘也哉

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人生最難得者兄弟家庭之間此二語宜時時在念而尤以善處婦人為急蓋婦人之賢者甚少其性愚而偏拗而不知理須調劑之而不致稍開骨肉之釁則實家之桂常妍而田氏之荆不悴矣至於五倫之内惟兄與弟共處最長相好無尤尤為至樂

昔吐谷渾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容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諭之曰汝曹亦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使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譚尚治兵相攻王修謂譚曰兄弟者手足也譬人將闘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為曹操所滅二事前車也

人可不思阿柴之言而乃蹈袁氏之覆轍乎哉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
侍養乃垂瘞之丈帝勅榜表門爲孝行焉其事與郭巨
同韓退之所謂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者也明
青州日照縣民江伯兒者母病封脇以食不愈禱於岱
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
之事聞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母爲長子三年
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絶滅倫理宜急捕治之遂逮伯

兇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子之事
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病則拜托良醫嘗進善
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
若卧氷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
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
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祊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
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
驚世駭俗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卧氷割股亦聽其為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祖之議合於天理人情其立教於天下者可謂至當矣王祥後又有王延扣氷事則祥亦扣氷耳非卧也一字之悞遂為情理之所無而後人傳之以為不可信矣譽人而失之浮者其獘至此可嘆也

吾鄉野廟中多奉西楚霸王像出北門四十里而遥有

項山烏山之得名與人之所以祀之者未詳所自起明崇正間忽有見王使傳語地方為之重建者不數日而助貲之家遠近輳輻進香男女踵接如蟻意稍不虔輒致神怒數其靈異不啻喑啞叱咤千人俱廢時也然一郡之人奔走若狂僅亟歲而香火寂然矣據一時共駭以為神見於巫興廟之舉果出王意不知王固蓋世之雄也當烏江失道亭長艤船時雖江東足王而以父老堪羞甘心自刭此豈藉人口吻以祈血食者哉即曰魂魄

戀故鄉而大江以南通都大邑勝地名山何方蔑有皆可棲身衢地僻處東偏寂寞窮山又屬木魅山魈啼風嘯雨之境王即無依何心至此此皆村巫野祝造為神語以誑愚人迨賺錢入橐飽則思颺祇有木雕土塑之容凄然獨坐而已王如有知作俑之輩能不寒心而世之為其所誘者終不以為怪也此事之無可如何者也

宋之韓范一時並著而范之鋒稜少露於韓韓公與范公常議西事不合范公竟拂衣去韓公從後把住其手

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范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雖剛愎自用者為之柴栅盡化而況范公乎又富鄭公因濮議與公及歐陽文忠公絶後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公與歐公之薨也富公皆不祭弔富公賢者而客氣未融乃爾亦不及公遠矣

收書於未梅雨時開閣廚晾燥隨即閉門内放七里香

花或樟腦不生蠹魚收畫於未梅雨時逐幅抹去蒸痕日中晒晾令燥緊捲入匣以厚紙糊匣口四圍梅後方開匣須杉木杪木為之内不用紙糊并油漆以辟黴烝

宋璟為人剛直老而彌篤玄宗時王毛仲有寵百官附之者輻輳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説源乾曜輩豈不可呼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

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容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守正不撓如此雖然稱病而歸在公意誠快但難為終席盡歡之容如張説源乾曜輩不成顔面耳

古之大將仁敬和厚未有如宋曹彬者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知徐州時有吏犯法罪既具案逾年而

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新婦爲不利而朝夕詬詈之吾故緩之耳所居堂闇敝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墻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其性如此故其下江南也與諸將焚香共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嗟乎均是人也而藹然仁人君子之心有如是者彼人頭羅刹鬼面

夜叉則以殺人為笑樂夫上天非好生者乎何不盡殄若輩使人人得以全其生而一旦浩劫重逢黑灰瞇眼一世之人如在刀山血海中則惟願天生好人如曹公者出司閫外之柄以活百姓而已

人有胸中未淨雖讀書而不能陶汰者與人相對不覺口吻便俗鄭康成在袁紹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起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門閥應有慚色

顧為弟子而自炫其官此等語不可以入尋常人耳而況鄭康成乎為康成所笑固其自取乃余以為應當此際自愧失言須匿身無地而但有慚色則史稱其少便好學博覽多聞皆於性情之曠雅弘沉全無裨益風俗通一書為之減價矣

李沆為相王旦參知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語云外寧必

有內憂譬人有疾常在目前則知憂而治之沆死子必為相遽與和親一朝疆埸無事恐人主漸生侈心耳旦未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且丞相每奏不美之事拂上意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矣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歿後真宗以契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岳

祠汾大營宫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焉記人之善而過其實有反足以增後世之疑者如中興書載鄧攸棄子全侄事攸棄兒於草中兒啼嗚追之至暮復及攸明日繫兒於樹而去夫兒既能追及矣即萬萬不能兩全任其去止可也必欲繫而死之父子亦天性也何忍至此此亦必無之事蓋譽之太過而反沒其

真耳余於方正學先生郭巨埋兒論後妄意續貂意亦主此未審果與天理人情之際不相刺謬否

班昭班彪之女曹世叔之妻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誡七篇融令妻子習焉昭姝婿曹豐生亦有才思為書難之詞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註哀詞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班氏一門父子兄弟文武皆備可謂奇矣而閨中之學又復如是且其文章宏雅整贍又非雕虫篆刻可比末流孼憂濫觴之後咏絮頌椒侈而爲吟壇酒社於古人規誡之義絕無聞焉彤管雖輝淫哇可懼使論者遂有無才是德之嘆古今人不相及乃至於此

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況處家庭骨肉之際乎今之子弟不能陶鎔切劘至以不堪之詞貌加於父兄而不覺此在市儈農牧者流或未足怪名為開卷把筆之人亦復如是平日讀書何用耶或曰此等習氣正坐不讀書故耳若果能則愉色婉容當自有異豈有終日與聖賢相對而炙其嘉言懿行尚有粗厲之氣不能自制者哉會稽王道子有疾沉醉世子元顯諷朝廷以己代之道子醒而後知之怒無如之何時人謂道子為東録元顯

為西銯西府車馬填溢東第門可羅雀

王安石與人議事未决其子雱輙披髮跣足而出放言無忌蔡攸與父京爭權至為診脈以示意未幾罷其官嚴世蕃專恣一時以事請决於其父嵩者嵩必曰可問東樓東樓世蕃號也此數人者以視王溥為相陳堯佐兄弟皆貴時父與客坐而已猶侍立其賢不肖相去何啻霄壤哉或曰此其咎固在子也然亦昇有罪焉余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王溥為相父祚家居公卿至溥朝服趨侍坐客不安祚曰豚犬耳勿煩諸公起陳堯佐兄弟三人皆貴父省華無恙賓客至堯佐暨仲季侍立坐客不安省華曰兒子輩耳

元人制作以詩詞劇曲為長張西銘先生以為博簺不足道而高文典冊有在文類中者余讀楊公奐之正統八例總序胡公三省之新註資治通鑑序馬公貴與之文獻通考序熊公朋來之胡氏律論序鍾㫤篆韻序吳

公徵之服制考詳序劉公致之太廟室次議文皆嚴潔典雅議論詳確竟可高出前代先生以為當集其解經論史者别為一書真是衡文巨眼

書宜珍惜不但擘書覆瓿裂紙糊窻萬萬不可而架上案頭尤須愛護顏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司馬温公謂二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

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者澄神端慮净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此法古人愛書之甚叮嚀若此吾家本寒素四壁空懸惟有書數架而已黄金滿籯不如一經兒輩皆能讀書者當知此意而護持之區區卷帙非若平泉草木之盛招人攫取也

周易六十四卦惟謙卦六爻皆吉故曰謙尊而光夫惟

尊而謙故益光耳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此坡公三國名臣賛陳明卿以為最確

不如歸去行不得也哥哥得過且過鳳凰不如我四句皆鳥音也譯前二句令人戒貪而趨榮冒險之念息譯後二句令人知足而安分守己之情殷詞雖簡而味無窮似天假此音以喚醒世人而助教戒之言所不逮謂

之一部禽經可也彼柳下黃鸝可以為俗人針砭詩腸鼓吹者豈能及此

明太祖勤於政事每臨食七箸屢廢思得一事即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得數事則纍纍滿身若懸鶉焉洎臨朝則一一行之夫以帝王之尊其勤若此至為士庶者惕厲憂勤而寸陰是惜又當何若顧往往玩日愒月大聖至愚之所由分豈不以人哉

楊升庵曰漢興文章有數等蒯通隋何陸賈酈生游說

之文宗戰國賈山賈誼政事之文宗管晏申韓司馬相如東方朔譎諫之文宗楚詞董仲舒匡衡劉向揚雄説理之文宗經傳李尋京房術數之文宗讖緯司馬遷記事之文宗春秋

明鄒文莊公守益久從王陽明先生遊又與羅文恭洪先唐荊川順之相資切嘗語學者曰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别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誣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

井而知惻隠𠻳蹴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己而已其持論如此亦切實易曉一時推重其學不虚也然性本相近習乃相遠生知以下不得不從學知困知以復其初若但言良知而置工夫於不問則未免為人所訾議耳

昔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温布母嘗盛冬思生魚延求而不獲扣氷而哭忽有一魚躍出氷上取以進

母史臣曰王延扣氷而召鱗扇枕而驅暑雖黄香孟宗
抑何倫輩云云扣氷事人但知為王祥而不知王延亦
有之

九經徐公為句容令多惠政積九歲始遷工部營繕司
主事將治行而民强留之爭延請過舍治觴炙兒稚挽
衣而泣曰公毋去我既不可留其長者曰公幸惠訓我
使我奉之如奉公九經亦揮淚曰無以訓爾曹惟勤與
儉及忍耳勤則不廢儉則不侈忍則不爭保身與家之

道也生平不嗜食肉惟啜菜佐脫粟嘗圖菜于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儉勤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也家有像而戶戶尸之朝夕必祝焉此三字人人宜讀而當茲變亂之際尤須加意以示後人

唐宣宗時有奴告其主馬曙蓄兵器有異謀者御史臺命吏發曙私第得犀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必治帝命杖殺曙奴一時無不稱快

三原王端毅公老而好學在留都公出有狂生遮道呼萬歲公歸以語客客曰宋張忠定公在蜀軍士忽聚馬首大呼萬歲張公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閣謝賓客弗通精思數策次日以語客客不答公更問乃曰張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公喟然曰吾輩安能及古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得也李杲堂曰觀於張忠定公可以知應變之才觀於王端毅公可以知讀史之法

三山林西仲云文公家禮初喪用人代哭三日不絕聲夫哭本於哀豈可以他人代吾不知代者安有此副急淚也禮流於偽乃施之父子之間耶王陽明居喪常有客至不哭客去或哭者甚得哀禮真良知之學也吾鄉居喪之俗客至則男子哭於外婦人哭於內客去則止至於僧道誦經判斛鐃鼓喧闐之時忽然大聲曰哭則男婦皆噭然而哭忽然大聲曰不要哭則男婦皆寂然而止尤為可笑晉人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余又以此

言為得哀痛之情理彼用人代哭者固非即客至不哭者亦未為得也

元陳樵父患風歲久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明李西涯為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苦痰壅叔父與吾父截葦筒吸之二事皆人子愛親憂親之念逼迫而出此乃實情實理實事且有實效何必許愿祈神史巫紛若至於違道傷生以為孝乎

明有超越前事五事尊孔子以先師而祀以天子之禮樂一也優外戚以厚祿而處以安閒之職銜二也政本有規無母后專政之失三也兵權有統鮮悍將拒命之患四也金魚懸掛於歌樓象簡遺忘於妓寢豈非前代之弊乎禁官妓而嚴官箴敦尚風化五也

程明道云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嚴平子云二說皆妙主人在內外客不入故謂實外客不入主人自在故謂虛

楊龜山天資懿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色與之遊者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惡之態自不形也惟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為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卿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為崖岸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

喪父母哀毁如成人事繼母尤謹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令國子監較定五經雕板印賣之其議出於馮道為刻書之始使後世學者得書之易長樂老人之功亦堪不朽

三代以來皇后之有賢德者唐長孫氏為最后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太宗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字庶孽逾於所生嬪妃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宫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

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罷用耶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奈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太宗決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壠勞費天下但依山為墳器

用无可也更欲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獵則妾死不恨矣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宫人以書奏之太宗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宫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其賢德節節如此又非宋高曹向

孟諸皇后之所能及

唐德宗有二事超出古今處其一葬代宗時將發引帝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也帝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卜祝故王璵黎幹以左道得進帝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其二先是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婦不答帝命禮官定公主拜見舅姑之禮舅姑

坐受於中堂諸父兄姊立受於東序如家人禮自太宗朝下嫁公主已異前代嫁主之法然其意久而復失德宗始定其制又非他代所能及

後世史臣有不愧董狐齊太史者唐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録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世其

正直不撓如此

四友齋叢説云朱象玄司成説有一順門上内臣嘗語余曰我輩在順門上久見時事幾變矣昔日張先生入朝我們多要打個躬蓋言羅峯也後至夏先生我們只平着眼兒看哩今嚴先生與我們拱拱手方始進去蓋屢變屢下矣王元美之賛羅峯云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伸其志於朝而黜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由是觀之羅峯相業即此一端誰

堪與並至於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
貸於人以食不更難哉不更難哉

牛弘不詰其弟之射車牛劉寬不怒其婢之污朝衣暨
夏元吉入朝不責館人之燒其襪并存者棄之而行揆
之情理亦當如是唯張莊懿以少年為御史巡按山東
行香日為酒標掣落其帽而不計人以為難然亦事同
虛舟飄瓦不足為異又其為吏部尚書時散衙後回
寓路遇一醉漢其人素酗酒無賴旁一人戲之曰汝若

奪得此官藤棍方見手段此人遽前奪去其一公亦不問也及其人酒醒問其妻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妻曰汝但帶一藤棍回取視之驚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乃張尚書明日清晨頭頂此棍跪長安街上少頃公至前呵止持一棍而來此人乃叩頭請死公聲色自若但命隸人取其棍不問而去此則真度量耳

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

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疾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檢僅得比衆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莫踰於此

唐宋間皆有官妓仕宦者被其牽制往往害政雖大人君子亦多惑之至元尤甚唯明太祖始革去之官吏宿娼罪亞殺人一等雖赦終身弗叙

王陽明先生客座私祝云但願温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乎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為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呂文穆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逐出之羇旅於

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致寺中為鑿山巖為龕以居文穆處其間九年乃出從秋試一舉為廷試第一已而攜其母以見龜圖雖許納之終不與相見乃同堂異室而居焉後人編劇以王播木蘭寺事及詩移以狀公村夫俗子遂相傳以為實而士人目中之無書者亦然殊為可笑

宋儒家教甚嚴昔文中子曰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邵伯温遂論武侯未必能興禮樂康節先生見之大

怒曰使子齊武侯之肩猶不可議武侯况僅跂其踵乎以武侯之賢安知其不能興禮樂也伯温由是終身不敢方人

唐玄宗好鬼神嘗不豫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黄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賍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賍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帝無以罪也

宋慶厯中開寳寺塔灾得舊瘞舍利迎入内庭送本寺

令士庶瞻仰傳言在內庭時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及民凡水草皆有光水晶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昔梁武造長干塔舍利常有光臺城之敗何能致福乞不營造仁宗從之

宋英宗治平元年燕國惠和公主下降王宗約英宗欲正其禮尚未遑也及神宗踐阼乃詔公主出降皆行見舅姑禮是時宗約父克成為開封府判官前一日中使促就第受主見行盥饋禮成大合樂天下榮之

唐宣宗愛女萬壽公主適鄭顥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早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雙橋隨筆卷三